

# 狮城心影录

2021-11-15 10:17:37

2021年1月29日、抵达狮城尚不到半个月，我在电脑硬盘中新建了一个名为“狮城盛夏”的文件夹，专门储存用相机记录下的瞬间。大概自那时起，我就在盘算如何书写这个有生以来最漫长的夏天。2021年10月14日、距离截稿还剩一天，我坐在光华西辅楼8层的窗边敲下这行文字。不时有风吹来，但资料室里的溽热丝毫没有消散。反常的气候拉长了这个夏天，就像我拖到最后一刻才决心起笔的“交流小结”。我自己也没想明白：为何我早有记录的冲动，却迟迟不肯动笔？或许是被接踵而来的各项要事分散了精力：学年论文、社调实习、暑期课程、保研推免、留学考试……或许是想不好如何书写这段回忆——不甘用落俗的套式草草概括，又没法事无巨细地罗列生活中的琐碎。回国后，我的梦中不时蹿入狮城的浮光掠影，亲朋好友也不时和我聊起这段经历。在八卦闲聊中，不乏这样的声音：疫情下赴外交流既是难得、也有风险，一位长期对绩点没有信心、最终惊险保研的学生在“大三下”赴外交流，既是幸运、也是缺乏远见。无数种言说提醒着我，即便要为这个夏天作“结”，却不意味着它的终结。当下和往后的无数个瞬间，我都可能与在狮城的见闻和感受不期而遇。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，就是在记忆尚且清晰的时候多写一些，待到下一个现实与回忆交织的时刻，方能对过去的自己有更加丰富、流动（而非凝固）的感知。这篇小文的标题援引梁任公，内容旨要却不得其法。痴人痴语，不值一哂，是为序。选择犹记得飞赴狮城前那个罕见的寒冬，某个下午，我因为极其糟糕的情绪向国合处M老师“求助”。那时交流意向的最终确认时间已过，学业压力和升学焦虑阵阵袭来，我时常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，害怕无法按照正常的节奏完成学业。M老师爽快地和我约了时间面谈，具体聊了什么我已无法还原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乐天而爽朗的性格在那个阴翳的冬日给了我宝贵的温暖。回首过去一年，类似这样的“求助”抑或“自救”对我而言并不罕见。尽管我不愿过度强调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但它事实上与每一项具体选择息息相关。2020年的秋天，一名本科三年级的“外省大学生”接受海外交流不得不延期的事实，离开安逸的家重返沪上。起初，他对重启的校园生活充满期待，但很快困在了连串的问题中：我的绩点还能像上学期那样提升吗？不论保研还是出国，我能得到体面的结果吗？大三下学期还有机会出国交流吗？就算有机会，选择交流一定更好吗？意义是什么？……他不知道答案，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，唯一确定的好像只有“不确定”本身。



图1 飞机盘旋降落时，抓拍下巴窗外繁忙的海峡航线

我最终做出了选择。基于一套被普遍认可的理性准则，在彼时选择出国交流，意味着能在升学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筹码。这一逻辑与我最初由“院系项目”转申校际“新国大”项目时的决策如出一辙，它使我“精神焕发”地踏上飞机，却未能支撑我度过四个月的求学之旅。恐惧、焦虑、迷茫、空虚……我在星洲的日子里，这些潜藏的情绪从未缺席。是什么使我在异国他乡度过那些难捱的时刻？我尚不能完全知晓。但我隐约觉得，远离对意义的追寻、避免在悬置的概念中虚耗、获得自我掌控的办法，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。起居根据MOE的防疫条例，所有海外交流学生须在入境后搭乘指定的士抵达宿舍，在核酸检测结果出炉前（除如厕、取餐外）必须待在房内。于是，在一整天的舟车劳顿后，这间三米见方的小屋便成了我此行的首站。放好行李、简单布置好桌面、吃过外卖，已是深夜，在NUS Co-op（后来我们戏称这家商店为“国大卿云轩”）订购的床上用品尚未送达，我便枕着旅行枕、搭着羽绒服入睡。



图2 刚到时拍下的寝室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 1月是狮城的雨季。我分到的PGPR房间没有空调，夜里却被最大档的风扇吹醒。再次醒来时已是天明。邮箱里躺着凌晨发来的阴性报告，宣告了我的自由。匆匆吃过早饭，我便打开电脑、登录Zoom上课。这一天是1月18号、国大校历的第二周，距离我提交大三上的最后一篇论文刚好3天。在这个无缝衔接的新学期，等待我的是在线教学的回归。我最初选定的3门课程和后来申请旁听的2门均由FASS开设，也都因选修人数超过50而无法线下授课。除了HY2262双周一次的tutorial，我所有的课程学习都是独自在线完成。



图 3 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洒在桌面上

在最初不常去自习室和图书馆的日子里，宿舍承包了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。国大建在起伏的山岗上，PGPR坐落在其中最南侧的陡坡旁，占地不大、但规划高效有序。即便存在因为疫情和施工造成的封堵，从任何一栋宿舍步行至食阁、健身房和巴士站都很便捷。宿舍旁便是校巴总站，校内的主要区域都能乘车抵达。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探索，又会发现几乎所有建筑都靠步道和阶梯相连。第一周的课程结束后，我和本校的Z兄结伴前往最近的宜家采购，这也是我第一次“出远门”。一来我们都对此前在NUS Co-op购买的日用品不满，二来我是希望自己的小屋更加温馨。坡县的高校圈不大，二手交易却十分发达。分几次采购的大小生活用品，在我离开前大都通过各种渠道转手，也算物尽其用。



图 4 第一次出远门的“收获”小屋的三片窗子很大、且都朝南，白天的采光格外充足。起初看到租售空调的广告，我不以为意。然而随着雨季的消退，屋里越来越似“蒸笼”。有时夜不能寐，白天也睡不安生，我只好依靠褪黑素助眠，清醒的时候就出门找图书馆。国大校园内，除了Central Library，U Town ERC、Science Library也都是理想的去处。不少local似乎更爱建筑连廊中摆放的桌椅，我有时也在tutorial课节前后随意找一处翻看阅读材料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找不到空位。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体系颇为完善，不仅分布广泛，而且几乎都毗邻捷运站。其中离国大最近的在金文泰（Clementi）和女皇镇。而我通常舍近求远，从PGPR后门走到West Coast Highway，随意搭乘一辆公交至怡丰城（Vivocity）。只消30分钟的路程，就可享受滨海商场顶层的绝佳视野。



图 5 港湾公共图书馆的自习区域，抬头就是碧海、蓝天、圣淘沙 饮食 抵达狮城的第一天，因为疫情后冗杂的入境和入住程序，我们直到九点多都没吃上晚饭。这时大多店铺已经打烊，只有麦当劳一类的快餐还提供外送。尽管拿到时已无多少余温，但我由此我第一次尝到辣番茄酱，当地人习惯称之为chili。我后来发现，这几乎是狮城西式快餐店提供的唯一一款番茄酱，与国内的口味迥异，大概与肉骨茶的汤料一样，也是湿热气候的注脚。回国后不久，我惊喜地发现学校隔壁的汉堡王也开始提供这种酱料。我似乎因此更加频繁地造访，每次都会提醒店员给包辣酱——像是对异国养成的“乡愁”。



图 6 不出校园，在国大的食阁就能品尝到各种风味

从在机场看到英、华、马来、泰米尔四语标识牌开始，我便见识到这座城市国家的族裔多元与包容。可若想切身体味文化的细节，就必须走进食阁。食阁，英文food court，有时被称作Kopitiam（闽南语“咖啡店”的音译）。在新加坡本土系列电影《我们的故事》中，主人公一家的际遇生动展现了独立初期露天商贩的辛酸与无奈、经济腾飞阶段城市管理与市民生计的冲突与磨合。食阁便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折衷产物，它既满足了现代城市规范化管理的要求，又为个体家庭户保留了最简单、原始的谋生手段。直到今天，食阁依旧是HDB（新加坡住房和发展部）组屋、商场、学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听说很多住组屋的老人在家都不生火，从我在金文泰和裕廊东（Jurong East）的见闻来看，似乎确是如此。



图 7 手艺虽不精湛，但回忆都很特别

宿舍中每层都配有厨房，我也尝试自己做饭。虽然越来越忙碌，做三明治的闲情雅致也被速冻食品的方便快捷取代，但每次下厨的过程本身都是独特的体验。隔壁的L兄和我一样喜欢煎牛排，D兄喜欢用小锅煮东西吃，我们常在厨房偶遇，闲话谁又在哪家超市淘到了新品种。有时，厨房也成了我们的会客厅。哪位兄结识了新朋友、哪位姐有什么好的想法、哪次野餐还剩些饮料，都能成为厨房聚会的契机。



图 8 大坡的街头，食肆招牌各具特色 有时，我也以出门觅食为乐，无意间也窥探到这座城市的历史。回教堂旁的糕点铺、直落亚依的八角集市，马来人和华人都在努力呈现各自记忆中古朴的味道。牛车水的川味火锅、芽笼的东北烧烤，新移民和留学生也在一间间小店里找寻归属感。在觅食、购物，甚至只是因为好奇走进某间发廊时，我们数次听人谈起自己的漂泊。遗憾的是，我一直未能使谈话更加深入，个个细节便也无从知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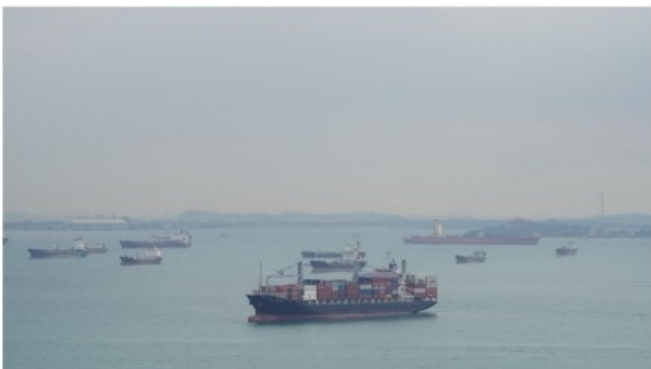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9 在缆车上远眺马六甲海峡 在港湾搭乘缆车，看马六甲海峡的货轮和渔船来来往往。开埠两百余年，这座“亚欧大陆最南端”的小岛经历了多少人来人往，美食又牵挂了多少人的乡愁？游历 我是个坐不住的人，一得闲就想往外跑。然而每念及学业或是将来，又想强迫自己黏在椅子上。如此一来，我似乎未曾去多少地方观光，倒是耗费不少精力在和自己较劲。当然，值得一记的游历还是有几桩。



图 10 后山旁的盘山公路 开头和结尾，都是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游荡。刚到没几天，一个烦躁的夜晚，我顺着月光踱步出门。后山的小径一直通向西海岸，一旁是快速路上呼啸而过的卡车，另一旁蜿蜒的公路通向山里。一直走到万金油大王胡氏兄弟修建的“虎豹别墅”，又从另一条小路折回。路边的泄洪槽、路边的电子标识牌、从公交站一直“爬”上山的雨廊……一切显得陌生又新奇。回国前一天的下午，大抵是被熟悉的气息包裹太久，突发奇想要去岛西边莱福士码头（Raffles Marina）看日落。等我到时，地平线上攒聚的云已将夕阳吞噬。近处的新马大桥川流不息，远处的海面苍茫一片。我一直逛到手机快要没电，等回来时充上电，才发现短信箱里躺着好几封“马来西亚欢迎您”。



图 11 从莱福士码头眺望

我们时常开玩笑说：如果不是疫情，这会儿应该在XX了。每次说的地点不尽相同，或是马来西亚，或是越南。拉扯一会儿，话题又偏到爪哇国去了。不过，谁承想我还是与大马不期而“遇”。快要回国的一天，我跟着国大中文系的博士学长K兄去了传说中由系友师姐主理的城市书房。靠里的两排书架上，摆着几本大马青年组织刊印的小册。殖民地、光复、华裔、愤青……一个个大词之下，潜藏着大马青年在身份纠结与复杂境遇下的反思。那一瞬间，透过一个个方块字，我感觉未能亲临槟城似乎也不是憾事。我经常吐槽坡县无处不在的实用主义气息，可闹市中的这间书房、以及它所承载的思想，确是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一丝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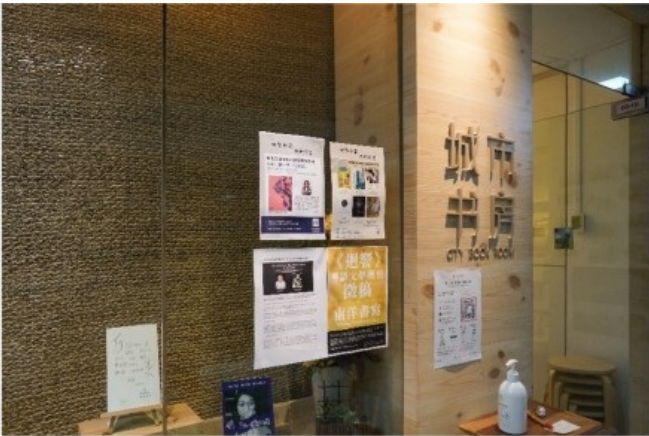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2 城市书房入口 刚到坡县不久，就遇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度过的春节。为了找到节日的气氛，我们一行的复旦同学决定去 Marina Bay 野餐，Y姐还喊了在坡的旧友，我也邀请了刚认识的晓龙。那一晚终究不是熟悉的感觉，但足够独特。类似这样的结伴出游，在狮城的日子很常见。大家多半有线下课程，学习的节奏也不如在国内时那般紧凑。再者，逃离枯燥的独居生活，也总能成为临时起意的最大动机。



图 13 除夕野餐刚开始的时候



图 14 狮城街头剪影 生计和学业 在复旦，出国交流或许稀松平常，但据我所知，绝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轻松承担的经历。颇为幸运，除去机票和房租，家庭还为我提供了每月1000新币的支持。而当我了解到，一位没有任何资助的学生在国大求学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，就更为学费的免除窃喜。K兄时常为大陆学生支付高昂学费出海学习的“热情”感到震惊。他或许习惯于当地本科生普遍在毕业后立业持家的现象，却也为疫情之下一些学校为保护毕业生“滥设职位”的做法愤愤不平。如前所述，我在狮城的日子还算宽裕，这也靠几件美差带来近千新币的进账。先是鼓起勇气给中文系主任丁教授发了封邮件，有幸进入他的组内打杂。虽然最初“下田野”的愿望未能实现，但也做了一些专业相关的基础性工作。再是遇上Sleep & Cognition Lab招募华人学生参与实验。为期四周的“大白鼠”体验尚不足使我弄懂饮食、睡眠与认知能力间的复杂关联，却也让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了解。放在最后谈学业，好像是本末倒置了，可使我到现在依旧困惑的，仍然是学业吧。如开头所言，我对学业与志业的想法几经转变，至今未曾定型。我对观察人和社会似乎有着执着的喜爱，但总觉得单纯的游历观光流于表面。一方面，我顺着性子、沿着惯性，给前一年做过社调的组委会当起了线上督导，又和好友申请了一项人类学课题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常在狮城遇到的惊喜中感到一丝沮丧。凭我的语言功底和地方性知识，似乎尚且难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，又何谈详尽的观察和深刻的见解？返程前的一晚，我把四处购置的图书一本本装进行李箱——本地中学的教辅、国大老师的随笔、大马青年的丛刊、南岛学者的杂谈……这些我一时无以消化的知识，就像我无法准确言说的回忆，它们总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我邂逅，此刻只是开始。